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九十八

明 馮琦 馮瑗 撰

物類

飲食一則

吕覽本味篇 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

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以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

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社稷必危殆故黄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

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豭明日設朝而見之説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為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醎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

妙微纎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脥肉之美者猩猩之唇貛貛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掔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鳯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好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

赤木玄木之葉焉餘𦗩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摇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

青鳥之所有甘櫨馬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衣服 六則

漢賈誼服疑篇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

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為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子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禄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

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此品用高下則此品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卑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用豐賤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

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可以疑主賤不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劉向修文篇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天子以鬯為贄鬯者百草

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諸侯以圭為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贄卿以羔為贄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為贄大夫以鴈為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贄士以雉為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為贄庶人以鶩為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為贄贄者所以質也

唐長孫無忌晃服議　準衣服令乘輿祀天地服大裘

冕無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雖
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南至披
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地數也而此二禮俱
說周郊與袞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
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啓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
歸通允至於季夏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隆如何可服
謹尋歷代唯服袞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遷輿服
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

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衮又王智深宋紀曰明帝詔云朕以大冕純玊藻玄衣黄裳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於隋氏勘其禮令祭服斯則百王通典炎凉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殊今請憲章故實郊祭天地皆服衮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凖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即三公亞獻皆服衮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

少臣多殊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祠則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袞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為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為御服若諸臣助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

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又王著玄冕之時羣臣並著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設哲蔟之官去鼃置蟈氏之職雖曰古禮事不可行是故漢魏以來下迄隋代相承舊事皆服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乃服五品之衣臨事施行實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衮冕劉子玄衣冠乘車議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

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顔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廵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

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止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襪而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施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内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

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駿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祕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覲民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疎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

傳稱政宜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榷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楊炯公卿已下冕服議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皇帝軒轅氏長而敦

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

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象聖王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布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賴也黼者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

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者衮者卷也龍德神異應時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蜼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

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而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别表休徵終是無踰此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黄玉紫畫南宫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

黄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别為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功也又稱藻為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為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藻者飾也蓋以蓮飾水也非謂藻為蓮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

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也又絺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

公之軌物攺宣尼之法度者哉

肅宗升為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袍之文太子以為與皇帝所服同因上表辭不敢當請有以易之玄宗令百官詳議蕭嵩與裴耀卿等議　臣等謹按衣服令云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黒介幘髮纓綏犀簪一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皁領褾襈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帯劔佩綬等謁廟還宫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袍

則是衣冠之内一物之數與裙襦劒佩等無别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為首飾名制有殊并珠琉及衣裳采章之數多少有别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未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為稱但稱為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

錢二十七則

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

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弟君子干禄愷弟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禄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絶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

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漢文帝除鑄錢令賈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之路

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賈誼銅布篇　銅布於下為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為則隣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罪為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

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

盈虛以收奇羡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七此謂之七福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凫藻之士皆舉合時宜

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畆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賤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

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内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貫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

陛下聖德愍海内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寛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謡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毎喟爾長懷中篇而嘆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

意屏營徬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纎枯之木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縁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宋文帝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武帝即位又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翦鑿古錢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朝廷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沈慶之建議以為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内平其凖式去其雜偽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税三千嚴檢盜鑄丹陽尹顔竣駮之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魏晉以降莫

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為貴耳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舒民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

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絶不一二年其獘不可復救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

明帝時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敗亂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齊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顗上言以為鑄錢之獘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獘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漢興鑄輕錢民巧偽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獘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鋊而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王者不患無銅之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絶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

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愚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諸州

郡大市銅炭會宴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上言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武帝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北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為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𣂷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

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悉心況復嚴刑廣設也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樂為而弊自改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

梁時江東唯建康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為貨武帝自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數又自破

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建康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詔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季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

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好肉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鑄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民間便之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獘唐高祖即位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廻環可讀

明皇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毁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時璟與中書侍郎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

急煩擾怨嗟盈路明皇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為開府儀同三司頲為禮部尚書以源乾曜為黄門侍郎張嘉貞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税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且夫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左監門劉秩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

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明皇乃止

劉秩請禁私鑄錢議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勑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獘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

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錢布為下幣夫三幣握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

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
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
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
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不足以懲且
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
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
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
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

濫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以行人之理亂皆由貧富之不濟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吴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或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

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寛則行錢重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采用者衆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明皇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錢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獘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囂然不以為便衆共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為之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如故

元稹錢貨議　奉進止當今百姓之困衆情所知欲減稅則國用不充欲依舊則人困轉甚皆由貨輕錢重征

稅闗加宜令百寮各陳意見以革其弊者臣以為當今百姓之困其弊數十不獨在於錢貨征稅之謂也既聖問言之又以為黎人之重困不在於征稅之闗加患在於剥奪之不已錢貨之輕重不在議論之不當患在於法令之不行令天下稅賦一法也厚薄一槩也然而廉能莅之則生息貪愚莅之則敗傷蓋得人則理之明驗矣豈征稅闗加之謂乎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浹大抵用水銀硃砂繒帛

巾幗以相市然而前人以之理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贏又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稅已來天下之財限為三等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為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以市國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鎹滯帛以貽子孫者有高樓廣榭以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制度支轉運已來一則管鹽以易貨一則受財以輕費近制有

年進月進之名有正至三節之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百姓國家之百姓也財貨國家之財貨也不足則取之有餘則捨之在我而已又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權徇彼之徼恩成我之怨府哉今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羣寮誠能禁方鎮大臣不時之獻貢罷度支轉運別進之名絶賂遺之私節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贓罪之刑精覈考課之條慎選字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法而人理矣至於古今

言錢帛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錢或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已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牓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牆垣欺濫偏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賜一告訐壞

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陛下誠能採古今救弊之方施賞罰必行之令則聖祖神宗之法制何限前賢後智之議論何窮豈特愚臣盜竊古人之見自稱革弊之術哉

錢重物輕議　作法於人必求適中苟非濟衆是作不臧所以夙夜寘懷重難其術伏奉制旨旁採庶寮臣實有司敢不知愧既不早思所見上沃聖聰今乃備數庶官肩隨奏議無乃失有司奏職之體負尸位素飡之責

況道謀孔多是用不集盈庭之言自古所知至於業廣即山稅徵穀帛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滯藏使泉流必通物定恒價羣議所共指事皆然但在陛下行之有司遵守利害之説自足可徵若更將廣引古今誕飾辭辨有齊畫餅無益國經恐重空文不敢輕議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肅宗乃出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錢

當三十諸州更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一當開元錢百城中物價尤貴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獘户部尚書楊於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入百萬今纔十餘鑪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歷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

砂象齒令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令宜使天下輸税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穆宗從之始令兩税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

後唐鴻臚少卿郭在徽奏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明宗以其指虛為實無識妄言左遷衛尉少卿司正

後晉高祖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廢絶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為銅器故禁

之

吳越王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禄賜其弟牙内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犂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禄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

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南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於周歳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元世祖時盧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獘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

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僧格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

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孟頫初膺薦入見
詔令與議適刑曹欲擬贓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
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
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元中統為至元後二十年至元
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或以孟頫年
少來自南方意頗不平其言詰之曰今朝廷用鈔故犯
法者以鈔計贓汝以為非欲沮格至元鈔邪孟頫曰頫
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謂至元鈔

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

元行鈔法雖皆以錢為文而廢錢弗鑄至是武宗始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大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

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順帝時丞相托克托欲更鈔法乃集省臺兩院共議之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從之至是與吏部尚書偰哲篤迎合丞相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而錢為子衆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為

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為國家利偰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偽將滋多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偰哲篤忿曰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行不得行不得丞相托克托見思誠之言直破疑未決御史大

夫額森特穆爾曰吕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廊廟中大聲厲色爾於是諷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唯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鈔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用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寶　三則

劉向雜言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温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逺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温潤者君子比徳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逺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

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

而美未為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小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琴 二則

秦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

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邕之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

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為之一前一郤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鼎三則

漢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宫羣臣賀

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周鼎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説則生無説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説臣聞夫周德始産於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

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
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吾丘壽王黃金十斤
宋徽宗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
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名一殿周以垣牆上施埤堄如
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鼐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
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
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
樂亦成賜名大晟置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於大

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宫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蘇軾漢鼎銘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靡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

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没於泗水此周人毁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説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省方以岀鼎此與

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銘曰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兹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寳此器而拳拳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酒八則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

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監之時必不驕矣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

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内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

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

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

漢陳遵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叔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黄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瓽所轠身提黄泉骨

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
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
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
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
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
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
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晉劉伶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

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並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御馬四則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至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之子皆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比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矣今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

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嘆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

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功泰豆嘆曰子何

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心閒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

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蘓軾三馬圖賛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闗謝遣諸將太師文彦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勅武備師雄至熈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户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果莊青伊結以獻百官皆賀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

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里皆瘖父老縱觀以為未始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温錫沁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竒為熈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竒為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

海内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果莊青伊結校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嘆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賛曰吁果莊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貎效天驥立内朝八尺龍神超遥若將西燕昆瑶帝念民乃下招蕭歸雲逝房妖

經濟類編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黄　佑

經濟類編卷九十九

明　馮琦馮瑗　撰

雜言類一

似是而非　五則

呂覽當務篇　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

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内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為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毅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楚有直躬者其父竊

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

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疑似篇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劒者之所患患劒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情聞辨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

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

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

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似順篇　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倒

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

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

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譆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况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况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葢濁

世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橈以橈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橈塗濡則重以橈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

誠得乾曰以輕直雖久必不壊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壊

笵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乃得無折笵且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日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浮辯七則

韓非問辯篇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

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遵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

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甞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逄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逄蒙以五寸的為功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説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説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

舍之行別辯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

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生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

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外儲說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

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八說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呂覽離謂篇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

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偽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

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

生矣子産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産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

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横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從之意又失横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倕而

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

淫辭篇　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悦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

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

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荆柱國莊伯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圜視其時曰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

也以禅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

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無用 五則

客有為周君畫筴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僃具周君大悦此畫筴之功非不

徼難也然其用與素䘵策同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矣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

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逺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

貴因 二則

呂覽貴因篇　三代所寳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廻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

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

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

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

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尹喜三極篇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

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

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自然 三則

韓非喻老篇 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静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禄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

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美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功名篇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

行毋窮之令故曰明王

晉嵇康君子無私論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竒才逺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静寡慾含垢匿瑕寛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覧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咏詩

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
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為君子
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
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
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
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
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
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

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言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

古道不可用 五則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毋自信也

韓非外儲說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郢人有遺燕相

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八說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櫜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

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

用人篇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墻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

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内功立外名成

呂覽察今篇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

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欲異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釋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

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氷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十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

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

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

意有所移　二則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漢劉向雜言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天而發已射五步之内又復參天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

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觿不可為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為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為顯士

明有所蔽　三則

呂覽去尤篇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人

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

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説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君不説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説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

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

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黄金投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

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葢内掘魯人可

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

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

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聽言篇　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

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

之道廢絶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膌壯狡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罪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永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庳其守甚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

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以愛愛利之為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朞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造父始習於大豆蠭門始習於甘蠅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為性者也不徙之所

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去宥篇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也對曰

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説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説王王弗聽謝子不説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慤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惠王失所以為德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

形與智皆哀邪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

不善也鄭人遽伐之鄭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

後知别宥别能全其天矣

人各有能有不能 三則

劉向雜言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忘炙邉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忘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

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為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塼隋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鋣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

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誠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丗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為王者之說乎丗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為利名聞天下匠以治石不如斧斤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精誠感動 二則

呂覽精通篇　人或謂兎絲無根兎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

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劘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

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睹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閽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葢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

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具備篇　今有羿蠭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郼薄矣武王嘗窮於畢裎矣伊尹嘗居於庖廚矣太公嘗隱

於釣魚矣賢非襄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
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
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
於魯君與之倶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
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
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
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
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

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

之取小魚也所取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

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説與治之務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鬭也説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務大 二則

呂覽務大篇　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

也此所以欲榮而適辱也欲安而適危也孔子曰鸞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鸞爵顔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鸞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禄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鸞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

故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為賛然後皆得其所樂溥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溥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況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

若言聽道行則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内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博志篇　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

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巳而得者其時顧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庳用智褊者無遂功天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闕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

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寶劔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

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曰猨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猨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

先中中之者矣尹儒一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

十過

韓非十過篇　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

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内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

曰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絶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其心

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為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
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
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
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
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
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
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

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公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尅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故曰顧小利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

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為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刼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

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静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名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

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

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力並鎋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

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幃幙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瑶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叚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驁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

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

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智伯說

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

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内自強而外怒智

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

人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智伯又令人之趙請蔡臯狼

之地襄子弗與智伯陰約韓魏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

告之曰智伯之為人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

與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於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君曰諾乃名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名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

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名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千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箘簬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

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

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於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智

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

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軍而

擒智伯智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

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

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内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獻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説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歳不還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

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

謀不内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顔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内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如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

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猜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

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涖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虫出於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

為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奚謂内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君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

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軍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韓君大説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告我者楚也聽楚之虚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

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

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黄金於壷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

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於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國小而廹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

之此所以絶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

經濟類編卷九十九